



春联见证时代

□俞存奇

冬至一过，年关就一天天地向我们走近。各家各户都陆续忙活起来，杀鸡的、宰牛的、烫猪的，准备迎接春节。准备春联是迎接春节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我的故乡更有“有钱没钱，贴个春联才算过年”的习俗。

从我记事起，贴春联就与过春节密不可分。有春联就有年味，没春联就缺少年味。每年过年，我都参与写春联贴春联的事。

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母亲觉得我可以帮着为家里做点事了。腊月里每个人都很忙，就分配给我一件写春联的事。当然不是让我写春联，因为那时我才上二年级，还写不了。所谓完成写春联的事，就是到懂书法，会写字的人家去请人写春联。

那时候，我们俞家大庄村识字的人不多，能写春联的只有俞仲臻爷爷。我先到二里外俞家庵门村的合作社商店（当时全长流大队唯一的商店）买了三张红纸，再到俞仲臻爷爷家去请他写春联。到他家一看，来请他写春联的人还不少，我们就按照爷爷的吩咐，根据写春联的要求，裁纸的裁纸，研墨的研墨。爷爷在桌子的一头写，我在桌子的另一头拉纸，一边拉纸一边看着爷爷手握毛笔在红纸上自由地书写着。看他挥毫泼墨真是一种享受，我心中好生羡慕，想着我什么时候也能写上春联呢？他一会儿一副，一会儿一副，一上午便写完了三家的春联。我们谢过爷爷，拿上写好的春联，赶在除夕夜前全部贴在各家的每一扇门上。贴上春联，年味一下子浓了，整个院落的气氛比平时明亮鲜艳了许多，过年时人都精神了几分。

这样写春联的过程继续了好几年。有一年，我还是重复着去请爷爷写春联。爷爷知道我已经上初中了，便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你也要学着自己写春联，不能老是请人写，趁年轻抓紧学，贴春联是一辈子的事。其他老人们年轻时家里穷没有读下书，现在已经没办法了，我就给他们写，你们一定要学着自已写，将来我老了，你们就可以自己写了。”

真是一语点醒了梦中人。我购齐了文房四宝，开始学习书法。在爷爷的鼓励和手把手教育之下，我的二哥俞存勇，我的堂哥俞存怀，还有我们村子里的许多年轻人开始学习书法，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学习书法。

虽然学习了书法，但第一次写春联还是不敢写，怕人笑话。爷爷说：“从此以后你们要自己写春联，慢慢写，你们以后还会超过我。”就在这样的鼓励之下，我的二哥俞存勇、堂哥俞存怀，大胆开始写春联，我也加入其中开始写春联了。一副副稚嫩的对联在我们的手中诞生了，除夕夜之前就贴在了门上，看着自己写的春联贴在了门上，成就感溢满了我的心房。

大年初一，小辈们开始给各家大人拜年。我们给爷爷拜年完后，就和爷爷到村子里转了一圈，请爷爷看一下我们年轻人自己写的春联，并请他逐一点。我们在对比中找出了不足，在修改不足中不断提升了书法水平。爷爷边指点边说：“进步很大啊，小伙子们，好好写，你们一定会超过我的。”

听大人们说，爷爷年轻时去当煤矿工人，在下井时丢了右腿的一半（现

在装的是假肢，走路拄着拐杖），就回到了村子。因为他是村子里的“识字人”，就在村子里办了小学，给小娃娃们教书。他在闲时读了不少书，还练了许多碑帖，是我们方圆十里写字的高手。

我们在幼小的年纪有幸得益于这样的乡间名师，接受了他的启蒙文化教育，在他的影响下，我们的书法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我家离县城只有七里路左右，不算太远。腊月里，晚上在家里二哥带领我们写春联，白天我们就在县城里找个地方卖春联。寒假的半个月里，我们每天能卖出不少春联，第二学期上学的学费都挣上了，剩余的钱还能补贴家用。在那个经济不发达的年代，卖春联解决了上学费用不足的大事。

那个年代的春联用纸只有一种胭脂红，没有其他品种。春联内容大多是求财求福的，因为人民的生活大都急需改善。诸如：上联“旧岁又添几个喜”，下联“新年更上一层楼”，横批“辞旧迎新”；上联“一帆风顺吉星到”，下联“万事如意福临门”，横批“欢度春节”。

随着时代发展，技术先进了，机印春联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机印春联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对春联的需求。但喜欢书法的我，还是一一直坚持自己手写春联。再后来，书法培训班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一部分家长送小孩子学书法成了一种潮流，不少小孩也开始学写春联了，这些家长们过年又不贴机印春联了，又让孩子们手写春联了，过年时来亲戚就夸：“今年的春联是我孩子写的。”手写春联倾注了人的精气神，有味道，不死板。如今手写春联又受到了人们的热捧，万年红的手写春联贴在门上，门庭顿生光彩，年味陡增，人们过年都更有劲头。

进入新时代，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改善，过春节时，各家各户的门口有的贴着机印春联，有的贴着手写春联，形式极其丰富，花样年年翻新，各有各的精神风貌，呈现出喜气洋洋的新气象。

进入新时代，春联的内容也极大丰富了。很多都是感党恩或者颂扬人民意气风发的，因为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切实改善。诸如：上联“笔走神龙大手笔”，下联“春归盛世好青春”，横批“龙年大吉”；上联“龙腾虎跃闹春意”，下联“人寿年丰谢党恩”，横批“国泰民安”。

一年一年过大年，一年一年写春联、贴春联，在我已经度过的五十多年人生中从未中断过。

我人生的前一段时间，写春联不会抓毛笔，请人写。后来会写春联了，想的是卖春联赚点钱，补贴生活；我人生的后一段时间，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经济收入不断上涨，人民生活极大改善，我依旧坚持手写春联。

练书法是文化传承，写春联是艺术享受。如今过年写春联，我不是在街上卖春联，而是和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一起，给老百姓当场免费写春联、送春联，让老百姓过一个幸福美好的春节。

过春节的活动很多，贴春联烘托了年味。几十年来参与其中，乐此不穷，我觉得春联见证了人民生活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

（该作品获“辉煌70年 壮丽新疆昌吉”征文成人组三等奖）

三代新华人 一生书香情

□陈琳

第一代新华人

1956年春天，木垒河来了一个卖书人，他就是我的父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新华人，他要把延安精神带到这里，传播科学真理，弘扬先进文化，教育引导群众，为创建文明社会打下基础。

当时，一位哈萨克族大妈听说有人要在木垒河建新华书店，二话没说，就腾出一间房子，对我父亲说：“我这个房子嘛，街上最好的地盘，你卖书特别好！”父亲向她鞠躬致礼，便临时租用了她的这间临街小屋。父亲用了三天时间，粉刷墙壁，搭柜台，做书架……把他带来的几麻袋书分门别类归置好。可屋子太小，书架简易，放不了多少书，几十元的备用金早用完了。为节约开支，他把自己的居室当成了库房，搭一块木板，晚上睡觉，白天做饭，为了降低费用，所有自己能干的事情他绝不请帮工。安置好柜台，摆好书架，开张那天早晨，父亲在门头挂上了“新华书店”的牌子。从此，父亲在木垒河，开启了他长达23年的卖书生涯。

作为第一代新华人，父亲和所有的老新华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建设：他参加了木垒县召开的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参与过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父亲平时卖书，最忙的时候是学校开学前发课本，全县各乡村学校来领课本的中小学教师把小小的书店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让老师们尽早领到课本，父亲都是从早忙到深夜，时常顾不上吃饭。到了农闲季节，为落实好农村发行工作，他带着书到各乡镇牧区、村庄摆摊，给农牧民传播文化知识。那个年代，在木垒河老百姓口中常说的“马背书店”“扁担书店”“流动书店”，就是父亲走街串巷地把图书送到农牧民家中的缩影。再后来，凡是有供销社的地方，父亲都把那里的供销社作为新华书店的联系点。父亲喜欢读书，交了许多爱读书的朋友：教师、青年、学生、文化馆的职工、左邻右舍……他们三天两头，聚集在我家炕头，坐在那充满莫合烟的屋子里，听我父亲讲国际新闻和国家大事。

工作的时候，父亲大部分时间蹲在库房里。每次见到父亲，他总是蹲在那里写呀，算呀……那间又黑又暗的库房，夏天不通风，又闷又热；冬天，就在地中央放一盆火，又湿又潮。但是父亲对那些书，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熟悉。在他的柜台里没有记号，也找不到一个标签。哪一本书放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册，什么价格，他都一清二楚。无论哪一年，不管哪一天，哪一所学校，哪一位老师，或者是哪一位同学，只要来买书，父亲都能马上在固定的地方找到。

记得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父亲外出送书，很晚不见回来，母亲带我们四处寻找。寒风刺骨，白茫茫的雪地里，远远看见一个黑影倒在地上。走近看时，父亲已冻得昏迷不醒，他身上还压着一捆没有发完的书。在那个又黑又冷的夜晚，父亲和他的书，是我们一家人抱着、扛着、背着、抬着回家的。

父亲走了。清贫的父亲，没有给儿女们留下什么财物，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对事业、对家庭、对生命的赤胆忠心，留下了他为人父正直刚毅、爱岗如家的优秀品质，这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第二代新华人

1981年的春天，作为新华人的后代，17岁的我放弃了招工、求学会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图书发

行工作。我从小受父亲熏染，对书店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缘。我暗下决心，要像父亲那样爱岗如家、忠于职守，做一个无愧于心的新华人。

我的新单位距离奇台县城22公里，那是奇台县新华书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图书销售点。上班那天，我自带行李，装了十几包书，坐着一辆破旧的苏式嘎斯车，来到了即将开业的只有我一个人的工作单位。那是一间破烂的教室，窗上没有玻璃，门上没有锁扣。我一脚踏进去，不足20平方米的土坯房，地下高低不平，墙上落满灰尘。墙角，几只巨大的黑蜘蛛在长长的蛛丝上来回游动。我提心吊胆地拉了一张帆布行军床，壮着胆子开始清理教室。我找来一个大扫把，心一狠，眼一闭，从上到下，扫了一圈，平时一见蜘蛛就吓得浑身发抖、万分恐惧要尖叫的我，那一刻却鼓励着自己，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无论如何，我也要走下去。简单地布置之后，我站在一个三条腿的凳子上，把“新华书店”的牌子钉在了门头上。

当我把那块崭新的牌匾挂上门框时，脑海中浮现出25年前父亲创建木垒河新华书店时的场景，心里想，这大约就是新华书店诞生后，辐射到最远、最小、最基层的一个边疆网点了吧。又想着，父亲当年只身一人在木垒河组建新华书店时，垫底的是几麻袋书；而现在的自己呢，除了带来的书，还有血液里的新华基因，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文化符号。

每到农闲时，我也会像父亲一样，把书打成包，骑上自行车，下连队去流动售书。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年春天，我骑着自行车抵达了离团部最远的戈壁四连，结果书还没卖几本，天气突变。一看西边那黑墙般滚动而来的沙尘暴，我急忙调转自行车往回赶。不料，瞬间狂风大作，尘土漫天，飞沙走石中，我眼睛睁不开，车子不能骑，走一步退三步，只能艰难挪移。好不容易到了榆树窝子，就见倾盆大雨哗里啪啦落下，我一下瘫在了地上。为了不让雨水打湿书，我脱下外套裹在书上。口袋里的干粮泡成泥浆，浑身上下已被雨水淋透。眼看天色渐黑，心中一阵惶恐，无奈的我只能咬着牙，顶着风，冒雨往前赶路。可是没过几步，连车带人摔倒了，自行车压在我的身上，雨水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我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嗓子哽咽得不能喘气。我心里喊着：天啊，千万不要把我扔在这没有人烟的荒滩上。就在那时，我脑海中浮现出父亲送书被风雪掩埋的那一幕。难道我要同父亲一样，必须遭受一场由自然风暴带来的劫难吗？我不服输，挣扎着站起来。在乌云下，昏暗的荒瘠之地雷声滚滚，只有我瘦弱的身影在缓缓移动。我东倒西歪，被狂风暴雨弄得恍惚窒息。在坚持了几分钟后，望着铅色的天空，我跪倒在地，垂下了头，任凭泪水长流……不知过了多久，我张开嘴，喝了一口雨水，抹了一把脸上的泪，站了起来。我努力地地从泥浆中扶起自行车，让车子靠在我的腿上，再次把书绑紧，艰难地推车前行。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风停住了，雨渐渐小了。晚上十点多，我终于看见了团场的树林。我停下来，在路旁找了一根树根，掏干净自行车轮子上的泥巴，骑着它进了团场。一进校园，远远看见我的宿舍门口隐约站着两个人。走近一看，是我二姐和三姐。我飞快地将自行车立在墙根，迎她们而去。门一开，一只老鼠从地上窜了过去。二姐尖叫着，抱住了我。窗上的塑料布早就被大风卷起，屋里尘土飞扬，一片狼藉。我擦着火柴把灯点亮，结果灯花摇曳两下又灭了。二姐哭，三姐哭，我也忍不住

想的热情，带着青春的风风火火，我走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的石油基地，触摸沙漠的炙热滚烫；在漫天黄沙中查看梭梭林的成长情况，领略戈壁的金色夕阳；在奥运期间走街串户采访群众，感受群众的奥运热情。这一年半，我跟随随着时代的脉搏而成长，我的名字也频繁见诸报纸、电视。永远难忘2008年的记者节，那是我人生中过的唯一一个完整的记者节。我在呼图壁县广电局，看着我的新闻前辈们走上领奖台，主持人播报着一个个熟悉的新闻报道，钦佩和羡慕之情油然而生。我内心默默地将获得昌吉新闻奖作为来年的工作目标。

随着考公的热度逐渐上升，2009年我参加了公务员招考后来到了昌吉。离开了我热爱的记者行业，当时内心多少是有些不舍的。为了和新闻行业有那么一点藕断丝连，工作多年以来我一直坚持关注报纸、关注媒体、关注媒体从业者。我珍藏了去年记者节《昌吉日报》的副刊整版，当我看到作者在《一路繁花似锦》里感慨“见过深夜的街灯，见过黎明的村庄，陪过日升月落，等过满天星光”，瞬间就

哭了起来。一时间，姐妹三人抱在一起，哭了个稀里哗啦。

后来，我调到奇台县新华书店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被称为古丝绸之路“旱码头”的奇台，新华书店的三层图书大楼矗立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我作为一名业务员，想着同是卖书人，父亲的绝招是心算，二姐的绝招是组合，三姐的绝招是算盘，我也得想办法学出自己的一招“鲜”，用来安身立命，于是，整个冬天，只要一有时间我就窝在书库里，拆包、打包，反复练习，火速提高业务技能。在以后的工作中，无论打算盘、摆造型、图书推介、上架分类、打包捆扎，我都得心应手。听说我走了以后，古城子新华书店的老师傅王诚忠曾不止一次在职工大会上表扬我，让年轻人向我看齐。

第三代新华人

2012年10月，我儿子从部队复员后，主动选择了在新华书店工作。从小在父辈们的感召下，他懂得了图书发行工作的价值与意义，他从营业员做起，拆包、上架、送书……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一干就是十二个年头。

最让我难忘的是，2021年，因为学生拿不到课本，网课无法进行，正当各大学校焦急万分，不知该咋办的时候，儿子义无反顾地开启了长达半个月的“送书”之旅。有一天，也是风雪交加，也是狂风大作，为了保护车上的课本，他打开了几米长的帆布遮盖书，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

那些日子，当想到儿子坐在装满课本的车上，来回飞奔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将一包一包的课本送到学校，送到学生手中的场景，我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老一辈新华人的光荣传统在第三代新华人这里没有断掉，新华人无私奉献、竭诚服务的精神在第三代新华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2024年4月20日，一座文化新地标——庭州书城在昌吉市落成。庭州书城从外观上看，高耸直立，非常气派。书城所在的大楼为主副楼体设计，庭州书城经营场所设在副楼区域，建筑面积达4800平方米。这是昌吉州新华书店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我在这座崭新的楼门前，非常喜悦地看见了我们家族的第三代新华人陈远舟，百感交集。只见他西装革履，佩戴着新华书店的胸牌，笔挺地站在门口，迎接来自四方宾客，脸上带着作为新华人自豪的笑容。

当我站在大楼前，仰望着头顶上“新华书店”那四个巨大的红底白字时，一个时代的沧桑巨变历历在目。从中国第一家新华书店1937年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诞生，到如今，成千上万的新华书店已在祖国遍地开花。

新华书店，从一开始的窑洞，到土坯房、砖混房，再到今天的高楼大厦，见证着中国人在物质生活富裕的同时，精神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从当初的扁担书店、马背书店、背篓书店……到今天的岛上书店、空中书店、海外书店、音像书店、花市书店、多功能书店、网上书店、书店+等等，无论怎样翻新变化，永远不能忘记新华书店的使命，要为人民提供优质而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

站在“畅阅全城·书香昌吉”全民阅读活动的现场，回味书路，我感慨万千。新华人一代有一代的选择，一代有一代的担当。

（该作品获“辉煌70年 壮丽新疆昌吉”征文成人组三等奖）

让我想起了我短暂的记者时光，作者在最后写道“我相信披星戴月走过的路，终将繁花似锦”。是的，这繁花似锦既属于作者，也属于一切追逐理想、坚守梦想的人。

去年10月，“新疆大学新闻传播教育40周年暨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20周年”庆祝大会在新疆大学红湖校区图书馆二楼报告厅举行，新疆大学向新传校友们发来邀请函，凡是想参加的发送回执。还记得2003年我们作为大一新生参加了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成立仪式，时光荏苒，我多想回到那可爱的大学校园，走一走当年走过的路，但因为工作原因，最后只能作罢。私下，我默默关注了这场庆祝活动的盛况，看到那些闪光的人和事，我唯有羡慕和敬重。

2017年，我成为一名政协委员，写提案、写社情民意信息成为工作之余的社会责任。刚开始，我还在为如何写而绞尽脑汁，后来我慢慢发现提案、信息与新闻的相通之处，是啊，我依然可以用笔去表达公平正义、去守护客观真实、去探究是非曲直，我依然可以在我热爱的领域发光发热。

新闻梦的延续

□马文平

偶然在朋友圈刷到一则新闻，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昌吉州融媒体中心举行校外实训基地建设签约暨揭牌仪式。视频里金玉萍院长侃侃而谈传播人才的培养，瞬间将我的思绪拉回到二十年前……彼时的我坐在新疆大学红湖校区的教室里，金玉萍老师讲授新闻学，介绍新闻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背后的故事。我才恍然，记者节就要到了。

2007年从新疆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我先是在《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新疆记者站入职，带着初入职场的锐气与激情，历经半个月的采访，奋战几个昼夜的稿子《新疆抗震安居工程深得民心》上了《民主与法制时报》的整版，我激动得几天都没睡着。然而没多久，或许是我父母的召唤，或许是编制的吸引，2008年我考回了家乡呼图壁县广电局。在广电局的一年半，是我最为闪光的日子，怀揣着对新闻理